棱银果盒和鎏金银樽[29]。一九六六年江苏镇江金坛发现元代窖藏，其中有鎏金莲花银盏和梅花银盏[30]。

故宫藏有元代鎏金铜带板一付共十二件，其中一件为长方形，一端方角一端圆角（图版七），高8.2、宽4.7厘米；其余均为方形（图版七），高4.5、宽4.3厘米。带板图案都是双鱼戏珠，身躯肥大的双鱼头部似龙，张口瞪目展翅翘尾，四周为海水波涛纹，表现出双鱼在水中游动。龙头鱼身可能是传说中的鱼龙变化。

明代的鎏金器考古发掘品有：一九七五年辽宁鞍山倪家台发现明代崔源家族墓，在崔胜墓中出土鎏金錾花银带板共廿节，上有花木、树石、舞狮绣球图案，带板制作精细，造型逼真；崔鑑墓出土带板廿节，板面用玛瑙石制成，边围以鎏金铜片，底衬薄木板加镶铜片；崔鍠墓亦出土鎏金带板[31]。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山东省邹县朱檀墓出土一件柄长22.4厘米的鎏金刻花银柄毛刷[32]。一九五五年冬湖北圻春县圻州镇附近发现明代荆端王朱厚烃次妃墓，墓中有鎏金压胜钱[33]。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云南昆明市房管局修缮公司在虹山新村施工中发现明代武略将军千户潘得墓，出土有金锭形的鎏金饰件，四边稍内凹，两端各饰圆凸点[34]。一九八二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会同抚州地区南城县文物管理部门，发掘了明代益定王朱由木及其元妃黄氏、次妃王氏的合葬墓。在朱由木棺中出土了鎏金银发簪，扁长方形簪头中嵌有一颗椭圆形蓝宝石，还出土一件鎏金银插。在王氏棺中出土一件鎏金银凤冠，出土时已溃散，仅存展翅凤鸟和宝钿花等饰件，另有一对凤钗和一支金簪[35]。

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中陈列有明代鎏金铜造像，乾清宫台阶下东西两侧各有两个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缸上刻有“大明万历年制”款。在御花园内的明代建筑钦安殿，殿顶正中为鎏金宝顶。

故宫保存的清代鎏金器较多，包括建筑装饰、宫内陈设、生活用具等。建筑装饰如西部雨花阁上鎏金顶和脊上的四条鎏金龙，城墙角楼上的四个鎏金宝顶。宫廷陈设如御花园中的鎏金铜象，乾清门和皇极门前的鎏金狮子，乾清门二旁及三大殿的鎏金大铜缸，乾清宫台阶上的鎏金香炉和两侧的江山、社稷亭等。此外，在颐和园等处也有许多作为庭园陈设的鎏金器，这里就不列举了。

以上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列举和介绍了鎏金器历年来部分考古发掘材料及故宫博物院的部分藏品，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鎏金器历代发展情况的梗概，自有鎏金器始，无论在中原地区或边远地区，也不论历史朝代时间的长短，均有鎏金器物的生产。可以说鎏金这一传统工艺自创始后代代相传从未间断，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这是其它金属装饰艺术所不能比拟的。如青铜器的金属镶嵌工艺，它的极盛时期在春秋战国乃至汉代，汉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下来，而鎏金器却与金银镶嵌工艺不同，它非但一直不衰，而且不断向前发展，鎏金的器物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兵器、车马饰、钟鼎、玺印、饰物以及宗教造像等方面。

鎏金工艺所以能历久不衰且有所发展，可能与封建统治者喜好炫耀自己的豪富有关。黄金是稀有金属，产量有限，难以满足越来越大的需求，而鎏金制品从表面看与纯金器无异，既能满足统治者的虚荣欲望，又节约了黄金的耗用量。此外，在铜胎或铁胎上鎏金，又可起到保护器胎的作用。

清代以后到全国解放前夕，由于当时的反动政府不重视传统技艺，加之电镀、喷镀技术的盛行，历史悠久的传统鎏金工艺就受到排挤。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尚能掌握鎏金技术，这一技艺几乎失传。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优秀的传统工艺十分重视，才使得鎏金工艺得以恢复和发展。北